

谁知第二天早起，同修甲突然起不来床了，坐起来又不能躺下，后背筋抽的头抬不起来，脑袋象炸了一样，难受的只能把头拱到两脚之间。还伴有呕吐、打响嗝。孩子们见电话无人接，就过来才知道，还一定要送她去医院。她坚持说，我这不是病，我也没有病，我是不会去医院的。我是炼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你们把附近炼法轮功的小乙找来，他们可以帮我。

小乙立刻到我们发正念的学法小组告诉大家，等同修们来时，甲眼睛都难以睁开了。她让孩子们到外屋去，只留大法弟子和她在屋内。孩子们很理解，到外屋继续给师父法像上香（孩子们虽不修炼，但从同修甲身上知道了大法的真相，一直保持着给师父上香的习惯。）

大家扶着甲坐起来双盘开始发正念，约半个小时老同修的眼睛开始慢慢睁开，打嗝声也小了。这时大家都与老同修切磋，遇到这么大的干扰，向内找了吗？是不是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老同修马上意识到：是多年前找人算命时说到七十八岁这年在三天连阴雨的日子将无疾而终。正好这几天孩子们给老伴上坟，心里返出此念，叫旧势力钻了空子。

又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她的眼睛完全睁开了，打嗝也消失了，还下床吃了一块西瓜。

家人见证了老同修在不打针、不吃药、不住院的情况下，身体得以迅速恢复，这完全是大法的威力，同修们的无私配合。一儿媳当场说，我们家还有空房子，如果你们交流再找不到地方可以去我们那。当同修们离开甲家时，儿子们都给送出门。

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老同修没有想别的，她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全世界大法弟子最需要配合的关键时刻，让我身体出毛病，这明摆着不就是干扰吗？我都快八十岁的人了，按常理要离世是早晚的事，我还怕啥呀！（我能有今天，都是大法赋予的一切，所以我把一切也都交给师父了），但到啥时候走我也不能脱离开大法，更不能给大法抹黑。

老同修就凭着坚定的一念，闯过了病业假相的干扰。第三天还买了午餐来到小组，为集体发正念的同修们用。

走出病业假相

明慧文章汇编

目 录

“病”为什么一直没好?	3
关于被病业假相迫害的几点修炼体会	7
排除病业干扰后的反思	12
八旬老弟子正念闯出病业假相干扰	16
解体癌症假相 家人走入修炼	21
坚信师父 四天走出病业魔难	24
解体突如其来的病业魔难	25
同修助我闯过生死关	27
把自己当作修炼人 病业假相消失	30
让“病”字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	33
坚定正念 老年同修破除病业假相干扰	39

注:

-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别哀〉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是圆容的〉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清醒〉
- [6]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浅说善〉
- [7]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8]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 [9]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怕啥〉
- [10]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修者忌〉

坚定正念 老年同修破除病业假相干扰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老同修甲在修炼大法前, 身体患有高血压、胃胀、胸闷等各种疾病, 由于老伴去世早, 生活上还需儿女们照顾。她于一九九四年走入大法修炼后, 身体明显好转, 生活上也不需要孩子们牵挂了, 现在虽已七十八岁, 仍一个人居住自理。

儿女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大法的健身功效, 也很支持同修甲学大法。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迫害大法后, 很长时间老同修都没有突破怕心向世人讲真相, 甚至在学法小组拿两份不干胶都不敢到自己居住的胡同口贴出去。后来看法会文章, 与同修们切磋交流, 找到了自己的差距, 并决心迎头赶上, 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 救度众生。

从前年开始, 我和她也开始配合学法小组其他同修面对面讲真相。不论平时, 还是集日, 她都拿着真相小册子和光盘到居民区和菜市口当面发放并劝三退。时间长了, 人们都认识她了, 有的见到就当面要资料。

有次, 全球大法弟子配合向邪恶老巢北京打电话发正念, 老同修所在小组也行动起来, 并约定为三天。为减少家庭事务干扰, 她们集中到某同修家一起发。

不痛了，不用去看病了。”啊，这么快就好了！上次都医了四、五天才好。这次怎么会不治而愈呢？再联想到正法十三年来孙女常常生病我才意识到邪恶利用不修炼的亲人生“病”的形式干扰我，由于一直没有悟到，才使其没完没了，我虽凭着正念及大法赋予的除恶能力，一次一次排除干扰，耗费了一些救人的时间和精力却不自知，还觉得自己正念强，轻易就排除了干扰，从没进一步想想如何才能制止这种形式干扰，直至这次写稿过程中重温师父有关讲法时，才被点醒。我遵照师父教诲，认认真真查找后才找到了较强的，没意识到的亲情执著。

回想我十八年的修炼路上，自认为名利心去的还好，情，好象也看淡了，可是自二零一零年不带孙女后，却对老伴的健康执著了。由于我修炼后变的身体强健，虽七十有余，仍精力充沛，在亲友、邻居对我的健康肯定后不乏提及老伴的身体状况，在我心中留下阴影。平时家中多数时间只有二人，对他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唠唠叨叨、说三道四，要求按现代科学肯定的那一套去做，诸如：什么营养啊，什么少吃高脂高糖食品，多吃蔬菜，更希望他能走入大法修炼，让我省心。

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起作用，还常常让他恼怒。本想关心他却适得其反！另外空间的邪恶看的清楚，乘机钻空子，就制造出他生病的假相。

师父讲的明白：“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7]“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魔”[10]。我必须尽快修去这一执著，才能走正修炼道路，才能完成历史使命与责任。

这次写稿我切切实实的体会到是修炼提高的过程，使我在帮助同修中修自己，修出善心，在面对干扰面前看自己一修去对亲情的执著。感谢师尊通过明慧网网上法会为我提供了修炼提高的平台，今后一定珍惜每一次机会，交一份让师尊满意的答卷。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合十！

“病”为什么一直没好？

文 / 唐山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弟子：我们是台湾弟子，得法多年。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知道大法不是为祛病，知道修炼人细胞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但得法之前的痛风一直没好，最近关节还是很痛。（众笑）

师父：（笑）修炼人都知道，只要你精進，你的身体就在发生变化，师父也会去给你调整。不是师父这个人身做，而是师父法身在做。从你修炼到现在都没好，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著，哪里应该修好，这真是个人修炼问题了。（鼓掌）”[1]

看了《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徒这段问答，我心中暗自笑了。我非常理解同修问这个问题的心情，因为这也曾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甚至想出问题的词句都极其的相似。现在我想自己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帮助同修解开心结。有这样疑虑的同修可能为数不少。

为方便叙述，文中可能会用到很多“你”这个人称，也许用词还会很尖锐。但请同修不要误会，那不是针对你，而是我自己思想中对那个用人的观念想问题的“我”的质问。下面就谈一下自己现阶段的认识。

其实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映，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而已。那是因为我们修的太表面，明白的理也太肤浅。我们嘴上说知道大法不是为祛病，是真的知道吗？其实不是真知道。因为师父是明明白白这么讲的，书里也是这么明明白白写的。好象也不需要我们悟，我们表面人这面也就这么知道了。就象有同修讲的，师父什么都讲明了，不需要我们悟了，就照着做就行了。可是我们不真信，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不能用正念正行对待。

记的法会文章中有一同修谈到他参加对修炼法轮功健身状况的万人调查。当时虽然他绝大部份的病症都好了，但还是有一些病状没

有完全消失。可他毅然在调查表上填上百分之百好了，而就在他这样填了之后，他真的就所有症状全部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就是人表面的知道和修炼人发自内心的对法的坚信的区别。那个调查表不是百分之百痊愈率的原因，是否因为不是所有得法受益人都百分之百相信自己已经没病了。

师父说了修炼人没有病，我们表面上都知道了。可是你真信了吗？真悟明白了吗？真相信为什么还说可我这儿是真疼啊！那是真的吗？那么我再问问你到底是师父讲的法是真的，还是那个感觉真疼是真的呢？如果真信师父的话，为什么还说这个幻象是真的、还去感受它疼不疼呢？

有时我在想当初如果自己参加调查，肯定也不能写百分之百。因为人的一面认为我们不是修真的吗？我不能撒谎啊。虽然大部份的病都好了，可那个最顽固的腰椎间盘突出还时不时的“真疼”啊！现在才明白是在人的表面上看问题，用人的观念在想问题。师父告诉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法理多么明了，一看就知道，可我们离做到还差之千里呢！

上面那个所谓不能撒谎的思维不就是人心的想法吗？认为自己有病没好。把常人社会这个幻象当成真实。试想如果认为这个疼是真的，那个腿被打的粉碎性骨折的同修怎么敢盘腿炼功？那个被迫害的乳房烂成个大窟窿的同修疼的不敢动还敢抻吗？和这样的同修比，你还敢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还敢理直气壮的说信师信法吗？

其实我们嘴上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什么是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的是发自真心的相信，可能还会出现那个“真疼”的假相。那在我看来，或是魔的干扰或是师父要看我们坚定的程度而安排的考验。

其实说白了基本上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可我们总觉的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呀，不然也不会来学呀。可你再往深挖一挖也许就会看到，我们说的信可能只是人的表面对大法法理的折服，离修炼人发自在对大法的坚信还差的远哩。你真悟懂了这个理，还会为那个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疼而动心吗？

不信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走进大法的，又是什么原因

边响起师父的话“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7]。我立即将师父在济南传授班的讲法录音放给她听。刚放了几句孙女就蹦蹦跳跳的站起来说：“我要吃饭了！”我老伴也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以后孙女自己就主动要求听师父的讲法。

二零零五年暑假，她妈妈要带她去旅游，可临行前一天孙女又发起高烧三十九度。听讲法录音约半小时便从沙发上起来说：“我好了！”量体温三十七度。在一旁坐着的她爸爸惊叫到“复制的录音带也有能量！太神了！”

二零零六年秋，孙女晚上呕吐，他爸爸带他去医院输液一天后毫无好转，经照X光片发现是肠梗阻，决定下午手术。到中午吃饭时，我忽然想起下午要与同修见面商量大法的事情。而该同修家又无电话，我想起师父说过“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8]我对老伴说孙女动手术我去不了，老伴听后大为不悦，我平和的对他说：“如果按照我预定的去做，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老伴听后就平静下来。我抓紧时间去医院（我家离医院只有三~四百米远）看看，哪知孙女正在拉大便呢！这肠梗阻只要大便一通就好了。真是“念一正 恶就垮”[9]。

次年孙女在洗澡时发现小腹有一包块疼痛，经检查是疝气，要动手术。当时我心态有些不稳，也没告诉儿子，心想动手术会影响我做三件事，冷静下来，观察一下再说。过后我也忘了。当想起时再问孙女，她说不疼了，包块也没有了。

二零一零年初我不再带孙女了，可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后，老伴的身体变化较大，身体消瘦、白发苍苍。刚开始我也不怎么在意，可说的人多了，我也有些心动、有些迷惑：我炼功他应该受益，他对大法一直有正面认识，还帮我做了很多证实大法的事。为什么身体会变的不好？有时还突发病，如二零一一年初冬及今年端午节后出现两次腰部剧痛，第一次我没悟到，让他针灸理疗后好了。哪知今年端午节那天他又突发腰痛，按老伴要求去找上次治疗的医生，无果，到晚上九点多钟我静下来才悟到这不是干扰我做三件事吗？我即开始连续三个整点发正念，次日晨我还在炼静功时，老伴就起床对我说：“我腰

善心对待魔难中的同修：

甲、丙、丁同修都是“七二零”前与我同一炼功点的，甲、丙同修已六年没见面了，表面看是三位同修主动找我。我悟到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吧！所以我都尽快与他们见面，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并发出一念：一定要帮助他们走出魔难！至于安全问题、效果问题以及自己的修炼和人中的事情等都不应成为障碍。对身在“病业”中的同修从不指责、耐心帮助和鼓励。特别是帮助同修甲我投入了较多精力，用了近十天时间。近两年看到的、帮过的还不止这三位。

那么为什么我会一次次看到这样的同修，并决心帮他们？事情过后曾闪过一念，也许是同修信赖？或许是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总之，从未深入想过。直到这次写稿过程中师父的法在耳边响起“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4]我才体悟到，是师尊让我在帮助同修中修出善心来。

回忆十八年修炼历程，我在做辅导协调工作中，自认为法理比较清晰，做事首先用法来衡量，十三年的正法路走得比较平稳，可在与同修做事中有时同修不配合，甚至各行其是。直到去年我才找到是自己说话语气不善、心不善造成的。师尊教诲“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5]。“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6]

二、从亲人“病业”假相中看自己

一九九七年在母亲的说服下开始带不到半岁的孙女，当时老伴尚未退休，本来就忙碌的我真感到忙不过来。

小孩体弱多病，起初也按儿媳的要求尽量给她吃营养品：好奶粉、鱼、肉等，可小孩还是三天两头病，吃药、上医院不断。忙不过来时就想辞去辅导员工作，被市辅导站负责人批评后，才继续干。每天自己按部就班的按常人方式带。直到一九九八年六月的一天孙女睡午觉醒来，指着师父的法像说：“他是佛！”我又问她一次，她又重复说，这才使我醒悟，我不应该以常人方式带她。

几天后小孩呕吐不止。我先还是想快吃点饭去医院看病。随即耳

使自己留在这里的？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后发现，当初自己是因为中西医的方法用尽了也没治好腰椎间盘突出病而接触了气功。在气功中虽然没能治好自已的病，但却发现了确实有超出常人认识的高深的东西，因此就想寻找一门真正的好功法，既能治好自已的病又能解开自己心中诸多的疑惑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那时还没有明确的修炼的概念。直到九六年得遇法轮大法，一下子好象什么都明白了，可那个强烈的治好病的心却被掩盖起来了。因为师父法中反复强调不能抱着治病的心来学，那自己人的表面当然就“知道了”。就想了：我不能再想治病了，我知道了大法是教人修炼的不是给人治病的，我就只管修炼就行了，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了，因为要想修炼首先第一步就得调整好身体嘛。

同修看看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对照法就看出我上面那个想法的问题了，因为它暗藏了修炼后能解决自己病的执著，修炼目地是不纯的。如果是“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2]还会在意那个真疼假疼吗？既然说能做到“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1]，也就是是在按照正法期间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修炼了，那它疼不疼的与我们修炼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知道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吗！那最多不就是在做了结吗！当然，如果它严重到干扰我们做三件事，那当然不行，那是要严肃的正念清除！

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2]。我理解，这体现在一切中，都是在看那一念是不是修炼人改变了常人观念后的正念。比如说同修这个“痛风一直没好”，那么你第一念是怎么想的？是认为冻着了热着了、老毛病又犯了或是怎么的了，还是从法上认识到是好事。不管是消业还是邪恶干扰，都是利用它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如果你能按照师父的法这么看问题，也许那个疼就不存在了，那个问题也不会问了。因为关键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问题的？是修炼人的正念，还是人的观念。

不相信自己人的观念还没改变的话，我们还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师父传法当初没有那么多神奇的祛病健身的效果，没有那么多绝症患者痊愈的奇迹，也就是说，假设师父当初如果只讲大法的法理，

而不出手给任何人治病，那么当初来学的同修还都会这样义无反顾的走进来、又能象现在这样坚定的走下去呢？如果不能，那不就是“眼见为实”的观念没有改变吗？不就是没做到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吗！

就我来说，没有完全改变常人的观念还有一个很隐蔽的表现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留个后备。这在修炼中一开始还很让我自以为是，认为是优点是好习惯，并认为从中得到了实惠。比如说从开始走进修炼买大法书，我都是买双份的。是为了以后中共邪党一旦迫害（那时冥冥中我总觉的大法虽好，但与邪党意识形态对立，邪党早晚会容不下而迫害的。）毁书的时候，我还有一套备用的。后来迫害真的发生了，我还很自鸣得意。认为你即使收了全套书（印象中当时为了应付只交了一本和几张单张），你也想不到我还备着一套。现在才意识到这恰恰是自己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义无反顾按照师父指引的路坚定修炼的最大障碍。

试想，如果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法的可贵，就会用生命去捍卫法。那连一个字半张纸都不会交给邪恶，怎么可能用人的观念投机取巧视大法如私人物品一样呢？怎么会还留有余地呢？

如果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也就不会在当初同修联系进京正法的时候，以“我还没悟明白、要想清楚了再决定”为借口推托。其实心里想的是万一进京正法不成，人中的一切也就失去了，那自己岂不什么都失去了吗。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一定会象同修那样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去证实大法啊。

所以我说，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映。你百分之百信师父了，你就百分之百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你今天不是百分之百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说明你对师对大法的信就是有折扣的。所以你一定要象师父讲的那样：“你真得去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著，哪里应该修好” [1]。

当然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修炼中做了错事甚至是大错事。就用人心想师父，怀疑师父不会管我了不会再要自己了。其实不是师父管不管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的

的两个儿子说：“你妈妈的‘病’基本上好了，修炼人没有病，但修炼要过关或遇到魔难，如《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一样，要过九九八十一难，今天你妈妈的‘腰痛’好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大法弟子没有违法，你们可以查一查《宪法》和《法律》没有定法轮功是×教，是江泽民信口雌黄说的，他是以权代法，已被世界上几十个国家起诉。而警察是执法犯法。希望你们善待法轮功学员，保护你们的母亲，尊重和支持她的选择—修炼法轮大法。”我态度严肃，语气平和，丁的两个儿子频频点头。

次日早晨，同修丁的儿子来电话说母亲已经起床，“病”也好了，家人议论纷纷，有的猜测是不是我给丁吃了什么药。可丁的儿媳（当时看似在打麻将，其实在盯着我们）出来作证：“妈没吃药，连水都没喝一口，只看见她们小声谈了一会儿，然后两人一起坐了一会儿（指发正念），妈的病就好多了。”我悟到“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 [1]。

在帮助同修走出“病业”魔难过程中我有以下体悟：

是明晰法理的过程，帮助同修甲走出魔难这件事应不应该做？以及如何做？由我一人做还是更多同修参与？这是我协调工作首先要考虑的。师父说：“大家互相帮助帮助，这可不是破坏法”、“这个问题呢过去我已经讲过多次了，很多学员其实也都明白。学员出现病业严重，它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地。一个是让他出现这个状态，看周围的人怎么看。看你的心怎么动，看你动不动心，不就这问题吗？” [2]

“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念对待这个问题”[2]。同修甲的问题也有该同修学法小组和知情同修需要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因此我考虑让有关同修都参与进来，但必须自愿的原则，这样形成的场才是纯正的，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师尊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证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 [3]由于同修视力差，在整个过程中，我每天与同修交流，内容主要是师尊“七二零”以后有关讲法。使她在法上提高后能向内找、去执著，这就要求我必须法理清晰。

零零一年因在外讲真相被拘留后，怕心重、住宅被监控、出门有人盯梢，基本失去了与同修的联系，学法实修愈来愈差，就得“病”了，还住过医院，下肢无力，站不起来……就坐轮椅了。

我说：“师父把病业魔难的法讲的十分明了，你身体出现的这种状态不是真的得病，是邪恶对你的干扰，让你掉下去，做不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你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必须全盘否定它，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使命在身，要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你不能再坐轮椅了，你要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同修丙说，我腿软站不起来。我鼓励他：“你行，请师父加持，一定能站起来！”只见丙慢慢的站起来，手推轮椅走起来了。之后有同修看见丙独自一人在市场买菜呢！

同修丁年过七十七岁，一直走在正法路上做着三件事。今年大年初五她来电告诉我要立即去她家，进门一看好不热闹，儿子、儿媳还有亲友齐聚一堂，有的打麻将、有的做饭。见同修躺在床上愁眉苦脸的说：“我已躺了六、七天了，腰部剧痛不能动弹。儿女们（均未修炼法轮功）见状都说肯定腰部有病，长了什么东西，要我上医院检查，我炼功前就有腰痛病。”接着她又说儿子买了新房装修好了，过年前叫她去看，这一看才知道儿子的岳母已经住进去了。当时心里很不平衡，妒嫉心一下就起来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出现病态，她说：“原计划过年期间回老家救人的事被干扰了。我是修炼人，又不愿与子女住在一起妒嫉别人干什么！”我想同修已经找到了执著，就说你把“腰痛”当成真的病了，师父已经给我们推到位了，大法弟子的业力已经不是问题了，出现严重影响我们证实法的一定是邪恶干扰。此时我心生一念：今天一定要帮同修走出魔难，要在她的亲友面前证实大法，让他们看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我看同修丁好了一些，便鼓励她你要赶快走出魔难、出去救人、完成历史使命。我扶着她慢慢坐起，我俩一起发正念半小时，完后我感到空间场已清理干净多了。同修丁还端坐着，对丁说没什么问题了。我又对丁说，请你两个儿子过来一下，我再给他们讲讲真相（平时听丁说，子女们都做了“三退”但怕心重，对她修炼不支持）。我对丁

问题。你真的从现在开始时时事事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炼功人，时时事事都按照炼功人的标准去做，你还用去想师父管不管自己的问题吗？

说的可能有些乱，只是做个铺垫。引来法理清晰的同修深度的交流，解决这部份同修长久以来的困惑为盼。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关于被病业假相迫害的几点修炼体会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智明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三月八日】近一两年来本地区及其它地区，常常听到有同修被病业假相迫害的事情发生，每当听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时心里总是感到沉，尤其被迫害拖走的同修，听了心里真的很惋惜。

就这一问题，我谈一谈自己在突破病业假相悟到的法理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同修交流。如有不对的请同修指正。

我在正法时期身体也没少受到干扰和迫害，大的小的也都经历过，但是我都很快就突破了，而且不会拖泥带水拖很长时间。一般悟到了，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执著或者看看这段时间有哪些方面放松了，或哪些地方严重违背了大法，找到了就重视起来，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下次做好。其实修炼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向内找，找到自己偏离法的部份，使自己本质上发生改变（包括思想和行为）。

下面我从几方面谈谈面对病业假相的认识。

一、走好修炼的路否定迫害

我认为否定迫害最主要的是行为上要做到。因为天上的神看你的行为，师父说：“人的行为表现那才是这个人的真实体现。”[1]例如：一般身体被迫害通常有这么几种表现：身体超越一般的疼痛；不让睡觉或老是犯困；还有的吃不了饭；还有的象常人的不好治的病一样的症状，致使三件事干不了等。

有同修遇到不舒服总是好躺着，表情无可奈何，流露出很苦涩的

样子，或者自己应该做的事让别人代劳。就这个问题分析一下，你发正念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清除迫害的因素。那么你躺着，别人代替你做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不就是一种承认自己不行了吗？如果你在思想中说我行，干什么都没问题，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把身体不舒服或者难受当一回事，你看看很快就过去了。

因为大法弟子在人间修炼，行为是受大脑的思想所支配的，你的行为就表明了你的一思一念。大法度的是主元神，主元神不去主宰行为，不就是你的思想不正吗？你苦涩的表情不就是把这当成了不好的事了吗？说白了，那就是你心境的真实情况的表露。

修炼中没有小事，不忽视点点滴滴的小事。我理解的精进不是说我一下子把泰山背走了就达到标准了，而是在修炼中思想和行为要始终符合法的要求，不过激，不消沉，不受环境的影响而被其左右。邪恶就不敢迫害你，因为正神不允许任何其它生命来左右一个走正路的大法修炼人。它如果敢来迫害你，正神瞬间就把它销毁了，所以说我们的言行首先应该要符合法的要求。

我在面临迫害的时候，不是消极承受，而是先找到自己的不足，和哪个地方不合法，把魔难当成修炼提高和清理邪恶的好机会，吃点苦就过去了。正法修炼中，遇到点麻烦，身体难受点，真应该把吃苦当成乐事。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都谈到了修炼吃苦的问题。

二、再一个就是不要依赖同修，那样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

我在十几年中没有依赖让同修为我发过一次正念，包括自己的妻子（同修），我觉得这里面有信师信法的因素在。同修来帮是同修的想法，我们该如何对待是自己修炼的问题。师父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 [2]。我自己理解，你自己的正念足，师父一切都能为你做主，好与坏一切都决定在你这里。你有正念宇宙中一切正的粒子因素都和你是沟通的，也在起着正的作用。你没有正念，认为自己不行，宇宙中和你同等境界的粒子的因素就能左右你。

三、自己主宰自己

我在魔难来的时候，是向相反的方向做，也就是说，你让我学不

让“病”字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

文 / 大陆大法弟子寒梅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近年来耳闻目睹了同修（多是老年同修）有的瘸着腿、有的弯腰驼背、有的吃药、住院、动手术、有的不曾在铁窗生涯中倒下却被病魔夺走了肉身。更有忍受不住“病痛”或离开大法或走入其它宗教，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给讲清真相救众生带来损失。

一、帮同修 修自己

两年来，我有机会接触到处于“病业”魔难的同修，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手牵手使同修走出魔难。

二零一一年春末，同修甲（约七十八岁，独居）约我去她家，见面后看见她状态很不好，视力、听力都很差，看不清楚人、与她说话要在她耳边大声吼、走路要人搀扶（家中有保姆）、炼功（只能炼静功）、学法、发正念困，发正念内容一句都记不住，还时时昏睡。她急切希望同修帮助。

我很快与甲所在学法小组的召集人乙商定：让小组同修都参与进来，考虑到安全因素（家住处有监控）又不至于影响同修的正常修炼、做三件事，将参与同修分为二人一组，每天轮流参与。具体时间安排在上午九至十二点学《转法轮》一讲、发正念二次。学法前先发正念清场。第一、二天我与乙连续去。在学法过程中时时提醒甲“你听清楚了吗？”她点头示意。两天后甲基本不困了。到了第五天听力改善，记忆力增强，能记住发正念内容。第六天已能站着炼动功一、三、四套。身体也不晃动。我对甲同修说，你的状态基本正常了，我们也不来了，希望你在今后学法实修中向内找、提高心性、抓紧救人。

二零一零年夏末，已八十三岁的老年同修丙托同修转告一定要与我见面，之前我听说他已坐了好几年轮椅了。

一天，我见到他坐在预约地点的石墩上，身旁停放着轮椅。见他神志清醒、面带笑容，我便俯下身子微笑着低声说：“大法弟子还坐轮椅啊！”顿时我见他精神了许多。接着他便滔滔不绝的述说自己二

了，脸色也好了。

时常有同修来一同学法发正念，并送给我网上同修交流文章，鼓励我进一步用正念闯关。我悟到自己是修炼人不应该戴胃饲管，上卫生所把管子拔去。这时又有两天不能进食，孩子得知后很着急又带我上医院插入一根细管。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悄悄把管子拔掉，谁也没有告诉。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有师在，有法在，坚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什么也不怕！我铁了心坚定走师父安排的道路！

接下来又有五天只能喝奶，当时帮助我的两位同修都出远门了，我跪在师父法像面前向师父保证：一定要靠自己发正念闯过难关，不能依靠同修，她们都很忙。请师父加持弟子。我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连续一个小时，心里有点着急，想学法，正要把手放下，眼前出现一大片极其美丽的天蓝色，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继续坚持发正念。

就这样发正念到第五天时，发正念眼前出现一大片金子，闪闪发光！第六天就可以正常喝糊糊粥了。接下来除了出门讲真相外，每天只要在家，每个整点发正念。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连续四天只能喝奶，又长时间连续发正念清理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干扰，第五天彻底突破难关，食物不用打碎，完全可以正常饮食了。周围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认为是奇迹！我告诉他们说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这次生死关经历了一年多时间，整个过程每一步师父都在看护着我，弟子悟性差，走了这么大的弯路，让师尊为弟子承受了无数罪业。我一定牢记师尊的教诲，无论在任何境遇里都要无条件向内找，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那条路走，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弟子唯有坚定实修，才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

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作者口述，同修整理）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

上法，我就多学法；你想让我难受躺着，我就不把你当回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忘掉了就更好；你不让我炼功我就多炼功；你不让我睡觉，我就非要睡觉，默默的发正念，对着不让我睡觉的邪恶发正念，一会功夫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是大法弟子，这一百多斤就我自己说了算，我有师父在管，谁也不许来左右我。

四、识破假相不被带动

一次邪恶给我演化出一种假相让我看，我每天出门门口有块条形的大镜子，每当走到镜子前时，总能看到自己好象老年人腿走路不正常的状态，还有时脑子里反映出来什么病症的想法。好似看到的情况真要在你身体上发生一样，那种无形的意识好象在说：你看，你都这样了！几天后我一下就意识到这是邪恶给我演化的症状，它让我承认镜中的假相。我识破了邪恶的险恶用心，我不再照镜子了。没几天好了，再看自己的形象都正常了。如果不能识破这种假相，思想被带动就有可能被钻空子。

五、法理上一定要清晰

法理清晰也是突破旧势力迫害因素的一方面。例如：大法弟子不是只为了修炼才来在世间，旧势力把个人修炼看的重，哪怕毁掉你也得达到它们的标准。而我们今天修炼，个人圆满已经不是大的问题了，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史前大愿，那是我们的责任。在修炼中有执著，会在法中渐渐的归正，修炼再难我也一定能修好，因为我们有师父在管，旧势力不配所谓的要考验我。因为你也是要在大法中摆放你的位置的，你怎么能来所谓的考验我哪，你不配。但是还有特殊情况：通过善解的方式来对待等也是一方面。

有同修在被迫害中不解的说：我资料没少做，怎么还遭迫害了哪？还有同修说：我已经把《转法轮》背了两遍了，我怎么也遭迫害了？其实，前者把做资料的多与少当成了修的好与坏的标准了。而后者把背经书多少当成了修的好与坏的标准了。法是背下来了，可是在过关中，你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了没有，把自己视为修炼人了吗？证实大法的事是做了很多，可是那事情的本身并不是修炼，而做事中能体现出来你修炼的心性在里边。师父说：“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 事事对

照 做到是修” [3]。

六、别把魔难看大

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提到了宇宙，在其他国外讲法中也谈到了宇宙，而且是越来越大，也讲了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在我这一层的理解是师父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的容量和能力。我们在发正念的“灭”字中被你覆盖面内的一切不好的邪恶都被抑制住了，邪恶在你的强大的正念场内就解体了。如果你忽视了正念，把难看大了，实际上也就是把你自己看小了。我觉的在这一点上师父讲宇宙是给予我们的能力，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的神通法力，我们不但要掌握好，还要在这时期应用好。不是邪恶还要左右我们，而是我们在逐渐的掌握运用神通灭尽邪恶过程中在回归新字，不是我们怕，是它们在灭尽中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把一个人绑在床上，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说是让他流血而死，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不一会那个人就死了。其实，自来水和那个人是不相关的，由于那个人把自来水和自己流血联系上了，最后导致死亡。在修炼中，在矛盾来时要是把不好的事和自己联系到一起就会起到相应的作用。如果你总是保持正念，和师父、和法相伴，你不会有问题的。身体一难受了，你就想到了不好的结果，其实不就是在求这不好的东西吗？大法弟子修炼这么多年了，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甚至细胞核也已经改变完了，三界内的物质对你还起作用吗？不起作用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你怎么能被病业假相而带动了昵。

我在这些年中，我始终保持着大法弟子没有病，恒定着我的认识，有不好的念头瞬间或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这个恒定的正念比它要强大的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我每次这方面的考验都是轻松的过去，瞬间、一两个小时、半天一天，超过几天的就很少。

七、炼功的动作问题

有的同修炼功的动作不标准，尤其老年同修不标准的多些，动作走样，有的女同修在某一个动作做的是男的动作，甚至有的推法轮方向反向等，也是身体出现不好症状的一方面。在迫害前，辅导员每天在炼功点上都有一个在看着同修炼功的，同修有不标准的动作，辅导

结果出来后，我一下把自己当作常人，把后事都想好了。这时突然从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所以化验结果就告诉你恶性的！”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修炼人！我不是常人！一切都是假相！赶紧向内找，找出许多执著心，伺候老伴总感到很委屈，每天挨骂受累只睡两个小时，却得不到理解，婆家人打电话来还说三道四，守不住心性，和常人一般见识，学法炼功都得抢时间，而且还时时受到老伴干扰，着急自己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修，心急如焚不知何时是个头。完全忘了修炼人要时时刻刻向内找自己，想到这些心里才平静了许多，一切都是假相，坚决不承认！

我在心里默诵师父的《洪吟》第一首诗〈苦其心志〉。后来在医院做了胃造瘘手术，从胃部输送营养液逐渐人有了力气，有了精神。医院又用放疗治疗。一天下午出去散步，遇到一位当地修炼人讲真相，我主动上前搭话，帮助劝退，随后我和那位同修讲了自己的情况，她鼓励我赶紧离开医院，多学法。第二天那位当地同修给我送来了师父新近的两次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和《什么是大法弟子》。我心里无比激动，这是师父的安排，在这关键时刻让这位同修来帮助我！

师父的法深深地触动了我，就好象是专门为我讲的，“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它路。” [1] 看到师父的这句话，我即刻泪流满面，自己没有好好修啊……按照师父的讲法，我深深反省自己，整天忙于家务，表面上正法三件事也从没有落下，但却忽视了修炼心性，忽视了向内找，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尽管如此还从思想上认为是消业，更是放任了邪恶，没有及时铲除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才导致如此，走了这么大的弯路。回想几个月来反反复复的严重干扰，都是师尊在呵护弟子，为弟子承受了无数罪业，否则弟子早都走不到今天了。自己却一直悟不上来，执著于自己的境遇，完全忘记了修炼人要时时刻刻无条件的向内找！我深深的痛悔。

出院时医生说需终生戴胃饲管，我当时想你说了不算，我有师父，我是修炼人，一切都是假相。到家后得知，自己住院期间老伴已经去世了。我到家后抓紧一切时间静心学法，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向内找，去执著。回来第十天开始可以喝糊糊粥，人渐渐长胖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经文：《正念》

把自己当作修炼人 病业假相消失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红叶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我是一名老年弟子，小时候家境贫寒，只上过几天学，不会写文章，但是很想把自己闯生死关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同时表达自己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深深感恩之情！

我于一九九八年正式修炼大法，十多年来没有什么大的消业，身体一直非常好。去年三月份开始吃饭不顺畅，需要用菜汤泡饭才能吃下，四月份只能喝小米粥，不能吃菜，五月份有连续五天，没进食一滴水一粒米。

在这期间，我只认为是在消业，因为自己年轻时有过很严重的胃病，所以也不在意，照样天天干家务，天天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每天也学法，但不静心，每天坚持炼功，每天去菜市场讲真相，从未间断过。在家里，神志不清的老伴又打人又骂人，夜间也是不停的喊，我每天只能休息两个小时，我当时就一直认为是自己修炼路上的考验，但心里每天都过得很烦躁，很着急却无奈，心急如焚。

在家跟老伴心性守不住，就想在家自己是人，每天出门时想，自己出了门就是神，所以每天都能遇上几个有缘人，给他们做三退。到了六月份又有连续四天未进食一滴水一粒米，渐渐的感觉身体越来越无力，走路已经很吃力，又伴有严重的咳嗽，吐出来的是很臭的脓和血，人瘦了五十斤。后来悟到这完全是邪恶的干扰，我一直在想自己在家是人，在外是神，这样的想法让邪恶钻了空子，让我身体虚弱的几乎出不了门了。

万般无奈之下，女儿带我去医院，当地医院说已经太晚了，已经没有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每天只能靠静脉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后来又转入北京一家大医院，诊断为食道癌中晚期，而且不能手术。

员及时的纠正，炼完功后再告诉同修动作该怎么纠正过来。在这里我也建议，同修在学法小组或合适的时机利用少量时间看看同修的动作，尤其是老年同修，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好的一方面。

八、走正修炼路 坚持实修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很忙也很辛苦，但是我们在做好三件事中不能忘了实修，在任何环境中遇到了矛盾和不高兴的事都要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在修好自己的情况下，还要走正修炼的路，例如：用钱用物方面；大法弟子行为方面；修炼不二法门方面；敬师敬法方面等等。我知道在我们地区同修在个人修炼方面都很好，由于在用钱用物方面出现了问题。还有的大法中的事做的很好，但是忽视了自身修炼也出现了问题。

九、放下自己观念 溶入整体环境中修炼

同修被迫害的另一个原因是坚持自己，有的几乎是脱离整体的环境多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学法和自身修炼很难和同修在一起。甚至错了的时候也很难及时的纠正过来。师父也多次讲到修炼环境的问题，那也是修炼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和同修在一起，最起码我们会看到同修的修炼情况，看到同修的行为和言语，也会促使你比学比修。在当今社会就很难看到大法弟子那无私美好的行为，那是人间的唯一的一块净土，所以说我们和同修接触溶入整体环境中修炼，那是我们应该保持不可脱离的环境。

十、身边的人怎样来帮同修

同修有难需要帮助，那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在法上帮，引导同修找出自己的不足，不指责，不着急，更不能一切都大包大揽，好象什么都是我们为同修做了就好。如果这样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使同修被迫害延迟时间或加重迫害。因为旧势力迫害他（她）有时候也是利用同修在考验周边的同修，例如：他（她）都这样了，你还修不修了？还有大家什么事都依赖他（她）等。因为身边的人不在法上或有些事情需要大家提高了，也会出现此类现象。同修被迫害，周边的同修也要找找自己，看看我们是否也有需要提高的因素。我认为帮同修的过程也是修我们自己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尽量恰到好处的

引导同修自强起来，找出不足。有的做的比较好的地区，他们把学法小组放到身体出现问题的同修家，既帮助同修学法也不影响同修做其它大法中的事项，结果成效很好（不能效仿，要根据情况而做）。

仅举我自家的一件事为例：一天我妻子（同修）很惊讶的对我说：你来看看，我这长了两个象鸭蛋一样的包。（指腰部）我看了看妻子说：我不看。我当时告诉她，从现在开始你把它忘掉。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她说：没了。我问什么没了？她说一个月前我让你看的那个包没了。这件事虽然是修炼中的小事，但是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在修炼中的一个理：就是你能达到心不动那是一个境界的体现。如果面对魔难、面对现实，你真的不在意，不执著，甚至还能忘掉，很快就能过去，就能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总之，修炼不是单一的一方面做好就行了，是需要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符合法的要求（包括一思一念），乃至达到不同层次法对我们的要求和标准，走好走正修炼路坚持实修是我们走向神，回归新宇的必经途径。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实修〉

排除病业干扰后的反思

文 / 唐山大法弟子 铁柱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我是一名得法十几年的老弟子，而且跟过师父的讲法班，今年六十六岁了。二零一三年的夏季我走过了旧势力欲夺走我肉身的一场魔难，正因为这场发生在身体上的正与邪的较量使我从内心深处深深的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怎样去识别哪个是真正的自己和后天形成的观念。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才能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助师正法。

一三年夏天正是伏天儿，七月中旬的一天星期二的晚上，我在学

我往天桥下面推。我主意识很清楚，我决不能让它得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我还要做好三件事，我要救的众生在等我。

同修 A 上班太忙，师父又让同修 B 来我家，陪我学法和炼功，帮我纠正炼功动作，提醒我处处向内找。这时我学法已经很入心，越学越爱学，简直是如饥似渴。可是因为我还有隐藏的人心掩盖着，旧势力还继续派过去的同事或者亲戚来我家，劝我千万别停药停针，还举了很多例子，在同修 A 和 B 的陪伴和鼓励下，我都坚定的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同修 B 大声对我说：“把腰直起来！”是啊，我是大法弟子，必须神采奕奕，英姿勃勃的样子！同修 B 又陪我买了打印机和耗材，教会我打印真相资料。同修 B 口断执着，特别吃苦耐劳，对我触动很大。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又认识了别的同修 C 和她的妹妹同修 D，她们也来到我家，鼓励我，在法上与我交流，她们的修炼故事对我震撼很大，她们还告诉我如何注意安全，要理智的证实法。

一个差点没命的老人，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在师父的千般呼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又从新投入到了证实法的洪流中。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尊对着我笑。紧接着，我看见一堆奇怪的虫子和蛤蟆等败物异类，我马上背诵师父的经文“败类异物一并消” [2]，马上那些怪物就无影无踪了。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要更加信师信法。一天清晨，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悬崖陡壁，场面十分清楚，一些同修正在奋力向上攀爬，如果一旦松手，马上就会掉进深渊，可是他们都坚定不松手，奋力向上，慢慢的，艰难的，所有的同修都爬上了山顶。这时我醒了，我非常震撼。原来所有精进的同修都是在巨大的魔难中坚持过来的，没有一个是没有吃过苦的。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我在困难面前不能退却，一定要意志坚强。

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佛恩浩荡的师尊从未放弃我，在我糊涂时，棒喝我；在危险时，提醒我、保护我，才使得我能一步步走在神的路上。感谢师父！感谢同修！合十！

来，得知我人在医院，赶紧到医院来，从法上与我交流，要我分清常人患病与修炼人出现病业的原因和治疗方法的本质区别，要我向内找，她说“如果是修炼人，那唯一能够救你的只有师父，药物对常人起作用，对修炼人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我听着有道理，可是人的观念是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习惯了。理论上信师信法，但是实际上在具体问题是半信半疑。同修非常着急，她要上班，时间非常紧张，她来一趟医院，打车很不方便，可是她还是每隔两到三天就到医院来与我交流，要我放下侥幸心理，把自己真正当一个修炼人。我还是不悟，不愿意出院（当时也有熟悉的常人要我多吃药打针）。

但我毕竟是修炼人，吃药打针都不好使，而且情况越来越差。同修 A 坚持不懈的来帮助我的时候，旧势力看到我不醒悟，不信师父，就不让同修 A 继续劝导我，制造恶性事故让同修 A 摔的头破血流，信师信法使她头部裂开的部份第二天就合在一起了。

同修 A 不放弃帮助我，头戴白色纱网，头发上的血迹还清晰可见，手上的皮肉裂开还没吻合，就来到医院劝我要信师信法。她劝我不要在病房看电视，要静下心来查找自己的人心。而且这时，我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走路都走不动了，人十分虚弱，好象随时可能倒下不再起来。这次我才真的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第二天我就决定出院，可是医院不让我出院。我写下保证书，签了字，医院才允许我出院。

一回到家，就感觉轻松很多，这是我修炼的地方，我对师父说：“师父，我终于回来了！”我回到家里，学法炼功，发正念。很快停了药和针。我发现我的力气一天天的多了起来。我有了信心。一天我站阳台上对黑手烂鬼喊话：“黑手烂鬼们听着：从今天开始，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的师尊就在我身边，我要你们立即解体，形神全灭！”我不停背诵师父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1]背诵师父这段法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信心越来越足，我相信我能闯过来。

旧势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很不甘心，妄图处处加害于我。我过天桥时，它把我弄的天旋地转，并且同时刮起一阵猛烈的妖风，使劲把

法小组学法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那天天气特别热，很闹心，就回家了。第二天也没能去学法小组学法，感觉身体发热，挺难受。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四上午，我们定好到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可是因为两个司机都有事儿，所以我自己就开车去了，早晨也没吃东西，回来后下午又带其它片儿的同修到另一地区发正念。半路上就开始尿频、尿急，身体热，假相就出来了。回到家，发正念清除干扰后，有所好转。几天后由于急需到外地办一些事儿，就又出去了两天，事后也没静下心来查找哪有漏洞，出现了哪些问题，并且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干扰越来越严重。

一天睡梦中，另外空间旧势力、黑手烂鬼就演化成一位同修到我家来找我：有一外地同修找我们说有事儿，当时我也没多想就说：你先去我马上就到。可下楼后没走多远就看不见她了，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刚要往回走，她又显现出来了，在前面等着我呢，于是我就放松了警惕继续往前走，这一下正中旧势力的圈套，一下就掉进了黑手烂鬼挖好的陷阱。当时来不及多想，腾空而起，可无数层网就象雪花一样一层接一层的网从我头上压了下来。那时我只认为有能力摆脱困境，被动的挣扎着，却没有想到求助师父，关键时刻忘记了师父。回想起来这是我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错误，从而失去了本应得救的机会。那些烂鬼们一茬接着一茬的不停的暴打着我，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叫喊着：他不是有法器吗，把他的法器都给我拆下来！把他身上的棱棱角角儿都给他削平！可见邪恶旧势力黑手烂鬼的邪恶至极。

醒来后身体非常难受，全身胀痛，尤其是小腹就象刀子扎一样，全身浮肿不能小便，而且身体发热不止。到后来全身发冷，浑身颤抖，一连十几天，一百三十几斤的体重下降到了一百斤左右。整个儿人都脱了相，我们那儿一位很细心的老年同修几天没看到我，打电话问我在不在家，到我家后一看见我，二话没说马上出去找来了我们当地很多同修到我家来为我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身体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就这样，大伙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从无形到有形的坚实整体。在这整个正与邪的较量中，同修们不分昼夜，一起学法，一起发正念，共同交

流如何尽快的把我从旧势力手中救回来，其它地方的同修听到消息后，也都纷纷赶来和我们本地同修一起共同与旧势力展开了正与邪的较量。整整两个月，在这些日子里同修们不分彼此，不分昼夜，只为一个目的地就是尽快的把我抢回来。

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思想活动也非常复杂，并且一度神志不清，精神恍惚，这给不修炼的孩子们也都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看到我那个样子是又害怕又着急，非要拉我到医院去。邻里们也都纷纷说赶快去医院吧！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的老伴儿同修非常坚定的对孩子们说：你爸不是病，真上医院就把你爸害了。她非常认真的和孩子们说：这就是假相，肯定不会有生命危险，并且一定能好起来的。这个时候可以说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我最难受的时候，她在我耳边和我一起念师父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 [1] 因为我那时身体的反应按常人讲就是急性尿毒症。她如果动摇的话，那后果也是很可怕的，说不定我就真的失去了生命。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变化也是很复杂的，起初身体发热不止，几乎按常人讲那就够呛了。

透过这些假相，查找自己，最大的不足那就是没有真正的做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而是在承受邪恶的迫害。由于思想基点的错误到后来身体的尿失禁，没有从内心真正的查找原因，表面发正念也不好使。而且从思想中开始怨师父不管我，好在及时发觉了这种不好的念头，并及时坚定正念，清除这不是真正的我，师父肯定会管我的。师父讲：“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 [2]，就在我坚定正念，找出不足的那一刻起，奇迹出现了，而且身体表面的不正确状态一天天在退化，一天比一天好转，后来也能和同修们共同发正念、学法了，慢慢的也能炼功了。

特别令我铭记在心的是九月四日下午我们学完法以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一位老年同修和我老伴儿交流，我和她们说到另一房间休息一会儿。我靠床头睡了大约二、三十分钟，当我醒来时看到师父在微笑着非常祥和慈悲的看着我，师父特别年轻穿着西服，当时我愣了一下，非常激动的喊了一声“师父”，忍不住抱着师父大哭了起来，

以后我也要与同修一样发完十二点正念再睡觉，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任何执着都放下，听师父话：“万事无执著 脚下路自通” [3]。紧跟正法进程，谢谢师父的时刻呵护。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还原〉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怕啥〉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无阻〉

同修助我闯过生死关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我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得法的老年弟子。师尊为我净化身体，使我很快无病一身轻，我感觉走路就如同“水上漂”，上楼也毫不费劲，常人朋友看到我说：“你走路象脚下有弹簧。”确实年轻人都走不过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在一九九九年邪党迫害大法后，我与其他同修失去了联络，加上自己修炼的基础不扎实，家庭又出现变故，自己疲于奔命，就渐渐混同于常人，大法的书就一直束之高阁。直到二零零六年，一位大法弟子 A 向我洪法，才把我修炼的机缘重新接上。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走入证实法的洪流中。

二零一一年以来，我女儿连生两个孩子，只相差一岁多。作为外婆，我不得不到很远的外地女儿家帮忙带孩子。买菜做饭带孩子、洗洗晒晒，把我忙的晕头转向，三件事就很大成度上耽搁了。旧势力也乘机让我越来越忙，偷走我学法炼功的时间。因为不常学法，在被常人包围的环境中，心性也不进则退。二零一三年夏天，我体力越来越差，接着就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病业状态，右腿麻木，行动十分吃力，直至晕倒在厨房。家人把我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糖尿病和轻度中风。

女儿把我送回我的家，家里没有别的人，就我一个人，生活很不方便，上下楼也很吃力。天气寒冷，家里没有食物和暖气，一种特别孤单的感觉占了上风，正念就变得脆弱。当时同修 A 去了外地。在我明知是考验的时候，人心却驱使我住进了医院。同修 A 从外地回

魔难，在六月初六傍晚，我感到右上侧胸部骨头疼痛，当时也没在意。第二天严重了，象刀刮骨头一样疼。但是我三件事照做，什么也没耽误。第二天晚上，疼痛明显加重，后来窜到后背上，象匕首插进骨头里，一刀一刀的扎，没有缓解痛的感觉，就是干拉拉的疼。“扎”一刀，身体本能的往前躲一下，出一身冷汗，一会又冷的起鸡皮疙瘩。

第三天是我出去讲真相的日子，这期间我高密度的发出强大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再疼我也得出去救人，今天就是爬我也得爬出去。

有同修说：“你是在消业，你得承受。”我说：“我不承受，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这是邪恶迫害。我哪里错了可以在法中归正自己，坚决否定旧势力迫害我的肉体。”

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父从地狱中把我们捞出来的，生生世世所欠的债包括欠神的，师父都替我们还了。“众生业债一身当”[1]。师父已经在地狱为我们除名，我们已经不属于三界的生命了，不能总陷在“业力轮报”人的理中修炼，根本也不需要还双份！我们的命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我们就走不出宇宙即将毁灭的这个终结，众生也逃脱不了解体的命运。如果是欠命咱也还不起也修不成啊！我们满身的业债师父替我们承受，剩下那点给过关用的，需要在法上提高认识、升华境界的，也不需要我们实质承受偿还。

我自从修炼十六年来，属这次病魔假相的时间最长，前后共五天，第三天、第四天是最难熬的日子，我到点就发正念，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直念。我决不把它当成病，每天坚持两遍炼功，照炼不误，明知是假相，决不配合邪恶，就走师父安排的路。

我想这病业假相，如果是常人到医院去检查恐怕是晚期癌症。可是我在师父的时刻呵护下，又一次得到这个生命，念不正就完。师父讲：“念一正 恶就垮”[2]。如果当时我认可消业，消极承受，到现在可能还在魔难之中。

这次假相是我最近精进不到位被邪恶利用了，表现在学法时精神溜号，发正念倒掌，晚上坚持不到十二点就先睡一觉，时不时看电视，讲真相不积极都是自己不精进导致的迫害。

师父也落下了眼泪，并祥和慈悲的拍着我的背说：“你还怨我不管你，我始终都在看着你呢，看你能不能走过来。”我哭着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道错了。”过了一会，师父非常欣慰放心的走了。

我哭着来到南屋，老伴儿说：你哭啥，咋了？我说我看见师父了，我就把看见师父的经过和她一说，我们和另一同修又都激动的哭了。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每一个弟子，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无论什么样的难关都难不倒我们的。

通过以后不断的学法，回顾这次危机和闯关过程，我就在深深的思考，师父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3]我突然认识到，我修炼上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真正做到实修。只是注重了表面的改变，着眼于从表面做到象个修炼人的样子，就好象戴着面具一样，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去掩饰那些不愿被人看到的那些肮脏的人心。

自己学法少，生出来很多干事心，不愿被人说的心，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没能从根本上认识到，修炼应该从本质上改变自己那才叫修炼。认认真真的向内找，不断的发现自身的执着从而修去它，去掉旧的观念，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才能“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4]。

下面让我们引用师父的法来作为结束语：“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所走的路，这种既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又配合了宇宙的正法要求、解体清除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行恶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因素，这就是大法徒所走的完整的修炼、圆满、成就伟大的神的路。”[5]

旨在和同修交流，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谢谢师父！

同时借此机会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修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法解》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

际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佛性无漏〉

[5]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也棒喝〉

八旬老弟子正念闯出病业假相干扰

文 / 四川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我今年上八十岁了，我是九七年五月走入大法的。修炼法轮功前，医院检查我患有风湿心脏病、冠心病、神经衰弱、肾下移等病，经长期服药多方治疗都无好转，待到九七年突然咳嗽不止，本地医院不能医治，就到市医院去治疗，检查已是肺癌。当时人已经病得枯瘦如柴，行走困难，饮食无味，加之上面病状综合发作，医生也无能为力，只好出院回家修养。

当时院长对我女儿说，你爸还有三天可活了。恰好就在这三天的第一天回家时，邻居说别人给了她一套书，她看不懂，说好得很。我借来一看书名是《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和《大法经文》。我对她说能借我看一下吗？她马上就同意了，

回家后我就坐在床上看，越看越精神，两天时间把《转法轮》看完了，邻居说她还有一张教功图，借来一看是《大圆满法教功图》，这样我叫老伴来，我们共同学炼这些动作。我看着图上的字念，她就做动作，做两遍后我们都记住了，就这样开始第一次学法炼功。我们都感觉人轻松多了（老伴她也是肝癌晚期），我们就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功，他是高层次的修炼。

后来我们互相搀扶出去，给街上有病的老年人讲，叫他们也来学法炼功，当天就找来十多个人学，这样我们按照教功图上的解释读他们做动作，半个月后又请来外地辅导员给我们放师父讲法、教功录像，并每人还请到了一部大法书，从此每天午后两点固定地点集体学法两小时，早上三点集体炼功两小时，大家身上的病很快都没有了，也能帮家里做事了，真正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到九九年我们镇法轮功学员很快就发展到两百多人，全县一千多人。

能这样，我是炼功人，不能像病人似的，我要学法炼功、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一切不正的邪恶因素。

第二天我试着炼功还是不行，我就坚持着炼了动功。白天老伴什么都不让我干，怕我病倒，吓得老伴都哭起来了。他说：“我要身体好，以后我伺候你”。我说你不用伺候我，没有事，我很快就会好起来。这时大女儿、小女儿、儿子都来了，好在他们都是修炼人。我们一起学法、一起发正念、一起切磋、找出不足、互相提高。我一点也没感到难受和害怕，我知道师父在看着我的心坚定不坚定，学法和切磋使我丝毫没动心，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切由师父说了算。

第三天身体感觉好起来，同修也来帮助我向内找，真的找出一大堆执著心。求安逸心、爱面子心、显示心、不叫人说的、委屈心、怨恨心，还有不明显的各种执着心，一找还真是我吓一跳。这么多的执著心障碍着我修炼，所以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一定把这些肮脏的心修掉，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归正心态，坚定的走好师父安排的路。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也正是秋收大忙季节，院里拉回一大堆玉米，我就坐着剥玉米。一开始手还不听使唤，老伴不让我干，我说没事，后来就好了。

第五天我就完全恢复正常，精神特好，精力充沛，走路比以前还轻。老伴也见证了大法，邻居也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老伴既是大法的受益者，又是大法的见证人。我感恩师父的洪大慈悲、大法的超常，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弟子感谢师父救命之恩、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要更加珍惜师父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更加珍惜这千古难遇的佛缘兑现史前大愿，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初次写稿，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解体突如其来的病业魔难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最近我经历一场严重的病业

姐一组，哥嫂两人一组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劝退。那段时间，就象姐姐，哥嫂拽着我一样，在神的路上往前奔。在亲人同修的带动下，我的心性在快速升华，随着对法的加深理解，感到自身的黑色物质刷刷的往下掉，身心就象一朵脱颖而出的莲花，感到无比清爽、圣洁、轻松自在。

通过这件事，我的家人倍感大法神奇，儿子、儿媳也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丈夫、女儿虽然还没有修炼，但大法的书都开始看。丈夫不但积极主动的帮我发真相资料，还经常给熟人、朋友、街坊邻居讲大法真相、每次买了新鲜水果洗干净放在盘子里，先给师父端上，一日三餐都先敬师父。儿媳早上洗漱完毕，先给师父上香磕头，全家人都发自内心的叩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我合十望着师父微笑的法像，心中充满无限幸福和感慨，我不再是独修，我这个新的修炼之家，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承担起历史的使命，走出去助师正法，去救度世间更多的有缘人。

本人口述，同修代笔，不当之处，敬请指正。合十

坚信师父 四天走出病业魔难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我是九七年十月份喜得大法的。得法前我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每年犯病好几次，有时还晕过去了，过会儿才醒过来，为此家里人为我很是担心。

得法后这十五年来没吃过一粒药。七十岁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几岁的，精神状态很好，走路一身轻，给女儿、儿子做活带孩子，从未感到苦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和救度，是大法改变了我。我感谢师尊，感谢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早上炼功感觉身体忽然不好受，就觉得头脑发胀，身体发重，手抬不起来，半个身子动不了，走路站不稳，手拿不了东西，象得了脑血栓的症状。老伴说怎么了，快去看看吧！我说没事。心想这不是病，一定是假相，我不能承认它。

第一天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心想这不像常人了吗！不行，我不

在九九年“七二零”邪党铺天盖地迫害后，我们由公开炼功转入分组集体在家中学法炼功，讲真相，切磋心得，后来发真相资料，粘贴，挂横幅，发《九评》，劝三退，大家都按照师父教导的三件事去做，二零零八年我们也开了一朵小花，在邪恶的干扰中跌跌撞撞走到现在。

我主要讲的是在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从早上六点和老伴开始刻光碟，打真相资料到下午三点钟后吃午饭，饭后人就感觉身体不适，头晕、无力、咳嗽，我就到床上去躺一会儿，接着就发高烧，咳嗽、吐白泡沫，每咳一声就吐一口，急速喘气，累的张嘴不能自闭，要动弹都很艰难，吐痰，白泡沫都只能由老伴用卫生纸揩，又还口干舌燥就是喝水，人坐起来做一切都是老伴代劳。解便都是如此，根本不能行走，话也说不出，大多都以手势表达心事，接着三天都未吃东西，八天不解大便，但思维逻辑不乱，这是魔的干扰。

自己心里默默的向内找，自己肯定有大漏被魔钻了空子，我绝不承认不配合。心这样想但动一下都难，随着内找，心里向师父说我不承认它。默默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它。

三个星期过去了，人大变了样。因没学法、炼功，自己在心里发正念，饭也没吃，口干喝水肚子都撑不下了，都还想喝。瘦的皮包骨。这时同修抱来了放碟机，每天都放师父讲法，还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学法，切磋，向内找，都只保持在这个状态。同修也感到好突然，来的也太猛。个别同修口未说心里都觉得这很难办，我不能动，不能吃，昼夜不眠，好像失去了信心。

这时正是清明节，子女也回来扫墓。大家看到此情况都不想走了，都以为该等到办后事了。我示意他们都走，大的孩子们听话同意走，三女儿含泪说她要护理我几天。我示意我没病不用护理，你在这也无能为力，这是邪恶的迫害，都是假相，我不会死的。逼着她走了。

我自己心里静静的想着师父教导的“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1]，“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同时又想到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3]这时一下精神来了。我明白了师父要我不配合的真正意思！

这段时间也说不配合，我想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配合吗？我“坦荡正法路” [1]了吗？其实所有这一切我都配合了邪恶的迫害。真正的不配合，就是解体它，要做自己该做的。

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 [4]我必须排除它，坦坦荡荡按师父教导的做，从现在必须做起，首先就得学法。我请老伴学法时扶我起来坐好，她读我就默背，天天如此不停。这样到第三天就突然背出声音，同时手也有力捧书，从此就可以小声读了。该发正念时老伴扶我起来发正念。

该吃饭的时候就吃，吃什么呢？因为前面这些日子只是吃少许香蕉，几调羹蛋花，现在要吃什么必须自己定，难吃也必须吃。先吃水果，藕粉之类可是都是苦、麻、辣、臭说不出的各种怪味。吃稀饭，吃进去，胃不接受，口也不想吞。我就向我身上所有分子细胞说：你也是我身体的一部份，你要配合我证实法，吃东西也是解体邪恶的迫害，这样你也才有美好的未来，再难也要吃。吃东西就是解体它。要刻苦吃啊！不只是保自己的肉体，也是为我该救的众生吃啊！我就从少到多慢慢的增加，两三天后就逐渐增多了，味道也逐渐变好了。

由于时间正处于清明节。回来扫墓的人很多，真相资料，小册子，神韵光碟天天都供不应求。老伴日夜赶做，连续三天三夜未睡觉，又要用很多时间耐心的护理我，我心里难受极了。我心想：正是急需救人的关键时刻，邪魔来迫害我，它是要达到毁灭众生为目地，你要去救，它当然不干，转而迫害我。我一天睡着不能动，等于配合了邪恶迫害。我不做事还干扰老伴做事，这不就达到它毁我和毁灭众生的目地！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做证实大法的事！在邪魔面前不能那样无力。我就默默的警告邪恶，我有漏我还在修炼，我会从法中找到我的人心修去它，我有师父管，你任何邪恶生命干扰都不行，你只有被解体的份，坚决不承认你，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绝不当破坏正法时期的魔。你赶快离开，不然就解体你。

我想起师父说的：“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它什么也不是，你别看它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 [5]我向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没有听你的话，我一定要站起来，做我该做的事。

疗。”当时我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管我，是师父借专家的口讲给家人听的。就这样我们很快就从北京回家了。

姐姐在我去北京的期间，回了一趟自己的家，听说我回来了，马上背着一大包真相资料赶过来了。我们四人继续抓紧学法炼功，同时进一步给家人讲真相。姐姐拿自身为例，说：“得法前，我曾多种病形成综合症，被医院拒之门外，病的躺在床上，家人在痛苦、失望中等我咽下一口气。就在这危难关头，我有缘得了大法。是大法师父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随着学法炼功，各种疾病都奇迹般的好了，从得法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六个年头，这十六年，我没吃过一粒药，我现在已快八十岁的人了，你们看我这身体咋样？”说的我丈夫、儿子、儿媳、女儿都心服口服。

姐姐又进一步讲：“咱们都是自家人，说话不必遮掩，我们师父传的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师父是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末法时期从高层次空间下世来度人的，谁的悟性好，能做他的真修弟子，那可是千百年来修来的福份。”姐姐接着对我儿子、女儿说：“就拿你妈的病来说，是她的业力造成的，只要她坚修大法，师父的法身就会从另外空间给拿下去大部份，剩下的小部份只要能坚持学法炼功提高心性，就能战胜病业。但是作为她的亲人，一定要支持她，相信大法的威力，三尺头上有神灵，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只要每天发自内心的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奇迹一定会出现的。”

在场的家人被姐姐震撼心灵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从此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姐姐从家带来的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等，丈夫每天帮我发资料。

与我同样的病人，大多数都烤电几个疗程也没明显效果，最后还往往得挨一刀。而我一个疗程没做完，也没吃药，就好了，经过复查，一切正常。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

我的病业消了，哥哥、嫂子、姐姐也要回去了。我又随姐姐去她家住了半个月，哥、嫂也陪我住在姐姐家。我们四人学法小组，三点五十分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晨炼五套功法，五点五十五分准时开始清理空间场，六点准时投入全球发正念，白天上午学法，下午我和姐

坚决不去医院，引起了丈夫和儿子、儿媳的反感。丈夫还气呼呼的说出对大法不敬的话，认为我的做法是执迷愚昧。后来我实在拗不过他们，只好被带去了医院。经过透视、拍片、化验，医生确诊是食管癌，从拍的片上看，有一个一寸多长象虫子形状的肿物附在食管壁上，医生让马上住院动手术，家人不经我的同意，就办了住院手续。

当时我想，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由师父安排，医院所谓的检查结果很可能是假相，是师父用来考验我的心性。平时自己修的不精進，三件事也没做好，或许是师父要利用这一关来提高我的心性、转化我的业力，尽快突破层次，好提高上来。可是我被一群不修炼的家人包围着，又很难说服他们。

这时我特别想念离我三百多里地的老姐姐和距我一千多里地的哥哥、嫂子，他们都是精進实修的大法弟子。我拿定主意后，告诉儿子：在我动手术之前，一定让你大姨，舅舅和舅母都过来。儿子说：咱们这里人不少，能照顾过来，大姨年纪大了，舅舅又离这么远，就别打扰惊动他们了。我说：“不行，一定要让他们过来，我这也是大手术，开刀前，我一定要见到他们。”儿子看我很坚决，只好打电话，一接到电话，姐姐、哥嫂都及时赶过来了。

这下可好了，把救兵搬来了。哥、嫂、姐姐知道情况后，很支持我的想法，我们四人即刻形成学法小组，并对我高密度发正念，我感到很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姐姐、哥、嫂一方面帮我发正念，一方面做家里人的工作，给他们讲大法的神奇，讲很多晚期癌症病人都在大法中重获新生，并把带来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典型事例的真相资料让他们看。但是最后的结果，家人还是坚持做手术。为了保证学法炼功的时间，哥哥采用了缓兵之计，提出：“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即便是癌症，有的不做手术照样能治好。为了确保诊断准确无误，我们还是去北京大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即便做手术，北京还是比这里可靠。”最后家人同意去北京。

在陪我一起去北京的火车上，哥、嫂一路上发着正念。到北京找旅馆住下来后，就抓紧时间学法、炼功，并请师父加持。第二天，儿子去医院排队挂专家号，经专家检查的结果是：“问题不大，保守治

我马上就要起来，请老伴扶我起来。坐一会下床站不起来，腿无力，撑不起身体，更谈不上开步行走。我叫老伴扶着，再困难也要走，费了很大劲扶着走了几小步累的张口喘咳。后来我跟老伴说，这时正是多救人的时候，不能为我干扰做救人的事，同修要的东西一定要跟上。不能影响大事，刻碟子的事交给我好了。你就专做资料，小册子，周刊等。她当时不同意，我说这是大事，我一定要做。这样我就趴在床边，在小桌上刻神韵光盘，神韵歌曲，和其它一些光碟等，因为我们是单式刻录机，一小时只能刻 VCD 盘 17 个，DVD 盘 9 个，到一定时候还要休息机器，所以一昼夜只能刻三百多个 VCD 碟面，虽然慢点就这样不停的做，也基本上保证了同修救人之需。

到全球同步炼功时间时，我请老伴把我扶起来坐到床上炼，哎呀！简直不能炼，床抖的把人累坏了，气都接不上来，我当时以为床垫不好，换一个床垫，结果抖的更厉害，我悟到这是师父不叫我坐着炼，要站起来堂堂正正的炼。我请老伴把我扶起站着，但双腿支撑不住，我就把膝盖顶到床垫边。

炼第一套动功“弥勒伸腰”时，手抬起来累的喘息不停，汗流浹背，腿往下蹲，且不停的抖。坐一会又坚持炼，停停炼炼用了半个小时炼完了第一套动功。做第二套就更难，没炼，炼第三套冲灌就累的简直喘不过气了，第四套周天法随机下走向下去还行，从后面上不来象断气一样，汗如雨下，炼一遍都难，静功坚持了三十分钟，第一个晚上就这样，第二个晚上我想昨晚虽然没有炼完，到底突破了动不了的状态。今晚上我一定要炼完。

师父说：“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的远离了你。”[6]“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1]。我决不因苦、难，而不炼功。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炼功时间到了，自己慢慢撑着坚持起来站好，不要老伴扶，膝盖不能顶床垫，堂堂正正的站好，请师父加持我，今晚就是死也要炼完所有的动功。虽然累的很凶，汗水把人洗了一样，不过每炼完一套都歇了一会，结果除第四套功法，三遍只炼了一遍外，其余每套动功都按师父喊的口令炼完了。第三晚上虽然汗水洗湿了全身，喘着大气，动功就全部不歇的炼完了。

从此每晚不停，静功从半小时起逐步慢慢增加，后来也达到一小时，这样每天又撑着在屋里慢慢起来走，尽量不要老伴护理，自己做事，七天后就能坚持做资料了。

两个星期后就能下楼走几条街，上四楼集体学法了，身体恢复的很快。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通过学法内找这次突然遭病魔迫害的原因，平时学法不静心图数量，心不在法上，常人的观念太多，有很多的人心，如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还有埋藏很深的色欲心，怕心，不二法门也时有干扰。另外加上重庆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发生了，依靠心出来了。认为现在好了，红魔自相残杀，自己都要把它自己搞垮。天天看动态网找这方面材料在同修中谈，失去修炼人应有的心态，严重的干扰着同修。从而增大了欢喜心、等靠心，讲真相救人的事反而放松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很大的漏洞

其实世间出现的一切事情都是师父在做，都是为我们讲真相救人和提高心性的好机会，都是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怎么能依靠常人呢！找到这些人心后心里很难受眼泪也流下了，修了十多年了还有这么多人心，我坚决要修掉它。

其实从病魔开始干扰时，就应该否定它，马上发正念清除，接下来学法，根本就不用睡觉来配合它，一睡下和邪恶更配合的好，它叫我累我就不动，三件事也不做了，它叫不说话我就做手式，它叫口中变味那就啥也不吃，不学法不炼功就是常人。常人不吃东西能活吗？正好达到邪恶的要求，加深迫害，时间一拖就一个多月，不是师父慈悲呵护，可能真的就实现邪恶的要求了。好危险啊！

我写出来是想告诉我们在病业魔难中的同修，不要像我这样消极配合。人神一念，真正站在法上解体它，真正正念正行了，其实它什么也不是，正念越强解体它越快。我对不起师父，让师父操心了，我向师父保证：我这些人心，我一定在今后的修炼中修掉它，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随时都向内找，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抓住最后的这点时间，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

我读书少且第一次投稿，有不当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6]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解体癌症假相 家人走入修炼

文 / 河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我是九九年“七二零”后，在姐姐的影响下走入大法修炼的。姐姐是九六年得法的老弟子，姐姐原来几种重病缠身，曾被医院拒之门外，是大法师父救了姐姐的命。姐姐得法后以法为师，精進实修。七二零后，尽管邪恶势力对大法的迫害如黑云压顶，铺天盖地，姐姐依然坚修大法的心不动，为揭穿谎言，助师正法，她不止一次的带着大量的真相资料回老家，给家乡的亲人讲真相，发资料。我看到原来一身重病的姐姐，变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快七十的人看上去就象五十来岁的人。

在姐姐身上我看到大法的美好，下决心走入了大法修炼。但是我修的不够精進，后来又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不到同修，所以基本上是独修，有时常人心起来，学法炼功不能坚持，还曾经出现过一段带修不修的状态。

今年新年过后，我感到吃饭发噎，后来越来越严重。我相信师父讲的话，炼功人没有病。自己这种不适的状态，很可能是师父的法身从另外空间给推出的反应，是让我过消业关。我一定要把握住心性，不要把它当成是病，要抓紧时间学法炼功，加强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但由于平时学法松懈，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感到发出的能量很渺茫，没有威力，不起作用。

情况越来越差，家里人坚持要把我送医院检查。我说那不是病，